遊客的新寵——河內

撰文／郭瑩

印尼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上了西方遊客的黑名單之後，泰國和越南便成爲西方遊客的避難聖地。一位法國人美滋滋地回味說，在河內還劍湖畔咖啡座上享受法式咖啡、糕點，那一刻他似乎品到了當初法國殖民地的風情。

被西方人領養的孩童最幸福

從香港飛往河內的班機上，臨座是位儒雅的中年美國學者。我先入爲主地詢問：「您也是去河內度假吧！」對方答：「我此行是爲了領養一個越南兒子。前年我曾領養過一個越南女孩，這次是爲她找位同胞弟弟。」我好奇地追問：「我在香港機場及市內酒店，多次看到過手中抱著中國大陸女嬰的西方人。」美國人解釋：「眼下大宗的嬰孩‘輸出國’，包括中國、越南、柬埔寨及東歐的羅馬尼亞。」他的話令我想起有次在北京至香港的航班上，遇見四、五十位領養中國嬰孩的西方旅行團，每人懷中皆有一位大陸女嬰。機上一些大陸旅客對此議論紛紛感嘆說：「被老外領養的女嬰眞是她們的福氣，看個個打扮得多漂亮。一下子就可以移民到富裕的西方，比留在中國強不知多少倍。」

當晚在河內希爾頓酒店大廳的酒吧，觀賞河內音樂學院4位教師組成的爵士樂隊。我們詫異越南居然有如此地道的爵士樂隊，在此演唱的智利歌手解釋，越南的爵士樂手是得到「同志加兄弟」的古巴音樂家的眞傳。這些大學教師都是下班後來此撈外快的，越南百姓日常的一份收入不夠養家糊口，大多數城市白領傍晚都得下海從事第二職業。我隨即環顧左右，立刻感受到這裡簡直是當今越南社會現實的一個縮影。對桌一對北歐夫妻領養的6歲越南兒童，正無憂無慮地喝著4美元一杯的熱巧克力，剛領養的女嬰則身著鮮艷的新衣安睡在舒適的童車內。眼前這兩個幸運兒，與數米之外的破衣爛衫、小臉髒兮兮纏住外國遊客乞討的男童，及死死追著爲你擦皮鞋和兜售明信片的學齡孩子，簡直天上地下兩重天。甚至酒店女服務員都羨慕地感嘆：「還是被領養了好。」

從美國人再見到再見美國人

階級懸殊、貧富懸殊看來成爲越南尖銳的社會矛盾，當天傍晚街頭書店裡的一幕又浮現於眼前。當時我的英國先生買了一張老嫗懷抱孫子的越南風情明信片，他身旁圍著6、7個當地7、8歲至14、15歲的男孩，個子最高者剛剛過先生的胳膊肘。一個男孩看著外國佬付錢立刻用英語嘆息道：「4千盾買一張明信片，你眞是闊佬。」（4千盾約合50美分）。我的目光穿過這群衣衫邋遢的男孩，注意到馬路對面建築上的一幅宣傳畫，一群五彩繽紛的越南紅領巾兒童激動地簇擁著胡志明，胡爺爺的臉上綻放出經典的慈祥微笑。剛邁出書店，一位11歲男孩攔住我們，用流利的英語兜售盜版英文小說，他一再哀求我們隨便買一本以贊助他攢學費。先生動了惻隱之心，花8個美元買了一本印刷低劣的《The Quiet American》（寧靜的美國人）。做成了大筆買賣的小男孩高興地手舞足蹈堅持要領我們過馬路，他邊拉住我們的胳膊邊叮囑：「小心，有層次地一輛一輛擦過摩托車，這樣最安

全。」男童執意領外國叔叔、阿姨穿馬路絕非偶然，河內街道上的摩托車陣川流不息，排山倒海般壓過來令外國遊客無從下腳，過馬路成爲驚心動魄的生命拼搏戰。

樂隊休息期間，我走出酒店品味著夜晚的街道，三米寬的馬路對面一串紅、黃、藍、綠的絲綢宮燈下閃現出一個酒吧，吧台前坐著5個打扮時尚的越南女子。我隨口對酒店門衛表示：「我要去酒吧坐坐。」他當即阻止我道：「那是個雞尾酒吧！是男人光顧的地方。」我忙指著裡面的越南女子問：「不是有好幾個女人嗎？」門衛詭秘地笑了一下答：「都是恭候者爲男人提供服務的職業女子。」我驚訝地追問：「你們不是社會主義體制嗎？難道允許公然賣笑。」門衛又笑了起來說：「現在改革開放了，美國人回來了，姑娘們自然也重操舊業。」

的確，從1975年與美國人再見，到如今再見到美國人，歷史好像與越南人開了個可悲的玩笑。門户開放以後越南政府對美國人的期望很高，巴望美國人回來投資，翹首美國遊客前來觀光。希爾頓酒店裡住著30多位美國越戰老兵故地重遊團，當年他們撤離時做夢也沒想到有朝一日能重返拋頭顱、灑熱血的昔日疆場。越南百姓實際上也相當崇拜美國人、美國生活方式，街頭音響商店出售兩美元一盤的盜版美國音樂、電影碟。越戰期間，美國大兵曾將河內越共的美軍戰俘營戲稱爲「河內希爾頓酒店」，諷刺的是，如今在眞正的希爾頓酒店小街盡頭就是越南國防部，其對面的軍隊酒店(Army Hotel)專門接待外國遊客，其中許多是美國人。

當然，瞄準了越南廉價勞工唯利是圖的西方商人也相當多，我們在希爾頓酒店遇見一位好萊塢明星代理人，他的計劃是在河內開設服裝廠，將出品的高檔成衣銷往香港、日本、韓國、台灣及大步流星奔小康的中國大陸。他表示一個熟練車衣女工只需30美元的月薪就可以打發了，這樣的廉價勞工如今在世界上打著燈籠難找。

三碗雞湯晚餐

在河內要找間擺有桌椅的像樣餐廳，是件不易的努力，只要是有飯桌的餐館必有英文菜單，由此可以看出外出用餐對越南人來說還太奢侈。馬路旁最常見的是小吃攤，散落著幾張低矮至膝的塑料飯桌和小板凳，一輛手推車上擺放著幾盆鳳爪、燒雞、河粉、豆腐，食客就貓著腰蹲在地上扒飯。那晚我們在街頭溜轉了一個多小時未見餐館的影子，據英文指南提醒，若一位東亞女子傍著西洋漢子在街上閒逛，越南人會辱罵她是蕩婦，越南人討厭自己的女人被西方人「占便宜」。若這位女子趕快用中文、日文回敬對方就會得到寬恕，因越南人不在乎外國女人被西方人「玩弄」。

我們終於在幾間涉外酒店附近找到一家具備木頭桌椅的餐館，廳堂內懸掛著中國古典四大美女圖。男侍遞過來一面英文一面越語的菜單，我們點了雞湯、烤魚和炒飯後，不懂英文的小伙子一只手指摁住我們點過的英文，另一只手指點在背面的越語上皺著眉悶頭猜起字謎。不一會兒他端上來沙拉、魚蛋、河粉，我們只好給他畫了一條魚、一碗雞湯的圖畫。他再次一聲不吭地跑回廚房，這次總算端出來兩碗雞湯和半條煎魚。出於無奈我只好指著雞湯比劃著再來一碗，他轉身端回來兩碗。那頓晚餐我只喝了3碗雞湯，時值晚上8點，我驚訝地發現樓下、樓上兩間店堂始終只有我們兩位食客。帳單一共6美元，我下樓時對先生逗趣說，我的3碗雞湯晚餐定會成爲店家一星期的嚼舌笑料。